

Resource: 聖經詞典 (Tyndale)

License Information

聖經詞典 (Tyndale) (Chinese (Traditional)) is based on: Tyndale Open Bible Dictionary, [Tyndale House Publishers](#), 2023, which is licensed under a [CC BY-SA 4.0 license](#).

This PDF version is provided under the same license.

聖經詞典 (Tyndale)

A

阿摩司書

阿摩司書

先知阿摩司的著作，他是希伯來文舊約聖經中的十二位小先知之一。阿摩司書被稱為小先知書，只是因為內容相對較短。本書的信息和任何大先知的信息一樣重要。事實上，阿摩司書擁有聖經中最有力的陳述之一，記述了神對不公、不義和虛偽的審判。這本書主要由阿摩司在伯特利（北國以色列的皇家聖所）宣講的預言式講章所組成，時間是在公元前八世紀。

預覽

- 作者
- 日期、起源和目的
- 背景
- 內容
- 意義

作者

書中講章（或神諭）的宣講者無疑是阿摩司，他是來自耶路撒冷南部提哥亞村莊的一位牧羊人，同時也是栽培無花果樹的農夫。他從神那裡得到了一個關於以色列的審判異象，並向北前往伯特利，就是猶大和以色列之間的邊界，去傳講他的講章。我們對這位先知的了解都涵蓋在阿摩司書的標題 ([1:1-2](#)) 和傳記部分 ([7:10-14](#))，以及從這本書的風格和內容中可以習得關於他的信息。

阿摩司是否親自寫下了他的預言？雖然學者們對阿摩司的作者身份提出了許多問題，但沒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將本書視為是其他人的作品。有些人認為這些講章在以最終形式寫下來之前，已經口耳相傳了很長時間。無論事實與否，希伯來文記錄都算保存完好。許多第一人稱的引用和表達的

力度，強烈地暗示阿摩司在伯特利傳講後不久後，就將他的預言寫下來了。

另一個推測性的提議，書中描述的異象 ([7:1-9](#), [8:1-3](#), [9:1-4](#)) 是在阿摩司開始對北國的事工之前編纂的，而神諭（第[1-6](#)章）則是在那之後寫成的。這兩部分可能在巴比倫流亡期間或之後被合併成一本書，並在那時插入了一些部分。其他預言書，例如以西結書和耶利米書，包含了神諭和異象部分，學者們並未嘗試將其分開，內部證據也顯明不需要對阿摩司書進行這樣的劃分。這兩部分包含相似的關切；在異象 ([7:1-3](#)) 和神諭 ([5:1-7](#)) 中，阿摩司都扮演了為以色列代求者的角色。

日期、起源和目的

根據標題，阿摩司的預言發生在猶大王烏西雅和以色列王耶羅波安二世統治期間 ([1:1](#))，即公元前792年至740年間。他的訊息內容符合那個時期以色列的情況。在那段時間內，很難更準確地確定阿摩司先知事工的開始和結束。異象在「大地震前兩年」 ([1:1](#)) 臨到他，但另一個聖經參考大概是同一次地震，將其置於猶大王烏西雅的日子 ([Zec 14:5](#))。夏瑣的考古挖掘似乎提供了地震的證據，該地震被推定發生在大約公元前760年。阿摩司書也提及日蝕的預言 ([8:9](#))；據計算，這個日蝕大約發生在公元前763年。在烏西雅王患上麻風病後，他過著隔離的生活，而猶大則處於共治時期 ([代下26:21](#))。因此，阿摩司提到烏西雅為王 ([1:1](#)) 可能將公元前760年作為阿摩司事工最晚的可能日期。

阿摩司預言後臨到以色列的災禍是亞述王提革拉·毗列色三世（公元前745–727年）的征服。雖然阿摩司提到即將到來的被擄，但他從未提到亞述是擄掠者，雖然他確實說過被擄將把以色列帶到大馬士革以東的地方 ([5:27](#))。可能阿摩司並沒有特別想到亞述的崛起勢力，而只是想到以色列

偶像崇拜和虛偽的必然後果。當考慮到所有證據時，將阿摩司在伯特利開始預言的時間定在約公元前760年，或大約在烏西雅和耶羅波安二世同時在位期間的中期，似乎是合理的。我們不知道他的事工持續了多久；可能只有幾個月。

阿摩司正在耶路撒冷南部猶大山區牧羊時，神告訴他：「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說預言」([7:15](#))。他可能因早期旅行到那裡賣羊毛或水果而熟悉較為都市化的北方，或者那裡的異教崇拜和社會不公在他被召喚為先知後對他突然產生了影響。無論如何，他的著作不僅揭示了他在猶大鄉村的背景，還顯示了他對以色列北國情況的第一手了解。雖然他的預言主要針對以色列，他也譴責猶大的罪，預言其首都耶路撒冷將被焚燒([2:4-5](#))。有幾段經文是針對以色列首都([4:1, 11](#), [6:1](#))撒馬利亞的居民，阿摩司顯然很熟悉他們。他可能從伯特利前往撒馬利亞，或者他可能從其市民的誇耀中得知其輝煌。他有可能可以直接對他們說話，因為他們是從京城來到伯特利敬拜的。

背景

公元前八世紀是猶太歷史上的關鍵時期。兩個分裂的王國都達到了自所羅門時代以來未曾經歷過的經濟繁榮高點。然而，內部的宗教腐敗正在削弱兩國的力量，其社會結構正在被摧毀。一個新的富裕階級正在從當時的富足中受益，變得越來越富有，而窮人則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的貧窮。

在公元前803年，亞述王亞大得尼拉立(Adad-nir-ari)三世征服敘利亞的大馬士革，以色列的一個主要敵人消失。隨著敘利亞人不再構成威脅，以色列王約阿施得以擴展其國土([王下13:25](#))，並且一段時間內亞述的西進勢力也有所減弱。以色列和猶大進入了一段從持續戰爭中休息的時期，並將注意力轉向內部事務。

約阿施的兒子耶羅波安二世在公元前793年成為以色列的王，並統治到公元前753年。烏西雅在公元前792年至740年間在猶大作王。在這兩位國王的統治下，猶大和以色列控制的領土幾乎和所羅門王時期一樣大。他們的財富來自貿易擴展和征服領土的戰利品。

考古學提供了有關國內工業活動的信息，例如在底璧(Debir)有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染色工業。撒馬利亞挖掘出土了大量象牙鑲嵌物，證實了阿

摩司對首都富人的描述([6:4](#))。撒馬利亞城由一堵異常厚重的巨大雙層城牆保護。一座可能是屬於耶羅波安的宮殿，以一座巨塔主宰著這座城市。

然而，當時的輝煌和繁榮卻掩蓋了內部四處蔓延的腐敗。富裕階層中許多對窮人的壓迫不僅威脅到國家合一，同時也違反了神的律法。在其公開批判對窮人殘酷對待的言論中([5:11-13](#), [8:4-10](#))，阿摩司警告違背神的律法懲罰必然臨到。

以色列國不僅在社會罪行上違背了約，它也採用了異教的宗教習俗。迦南宗教影響滲透到以色列國家結構中。在撒馬利亞發掘到一座宮殿的倉庫時，發現了許多陶片(*ostraca*，用於書寫短消息如信件、收據等的破碎陶器片)，上面包含了與「巴力(Baal)」這位迦南宗教的主要神明相關的希伯來名字。

儘管逐漸惡化，虛假的樂觀情緒似乎仍然佔據上風。阿摩司發現人們渴望主的日子([5:18](#))，並試圖糾正他們的誤解：經上預言主的日子將是審判所有罪人之時。然而，更即時的審判即將來臨。亞述開始在世界上加強其地位並恢復其擴張政策。在提革拉·毘列色三世(公元前745-727年)的領導下，亞述重新獲得了世界霸主地位。最終，以色列被亞述的撒謬以色列五世攻擊。不久之後，在公元前722年，撒馬利亞被佔領。毫無疑問地，當亞述人橫掃以色列時，許多忽視阿摩司信息的人這時才意識到神的先知曾在他們中間。

內容

標題 ([1:1](#))

先知自我介紹為牧羊人，或許也暗示他想要阻止走偏的對象不單單是羊群。

先知的神諭 ([1:2-6:14](#))

這部分以神的大能圖景開始，祂在歷史中行動審判列國([1:2](#))。

對周邊國家的審判 ([1:3-2:3](#))

先知首先針對大馬士革發言，然後繼續對各民族宣告災禍，逐漸縮小範圍，「瞄準(homing in)」以色列。人們可以想像以色列的國民為神對其他國家的審判鼓掌，直到阿摩司以令人震驚地轉向指責以色列犯有類似的罪。

大馬士革是敘利亞的首都，位於以色列的東北方，是敘利亞影響力的中心。敘利亞在哈薛統治大馬士革期間（公元前842–806年）虐待了以色列。哈薛多次在戰役中「削弱」了以色列（王下10:32–33, 13:3–5、22–24）。在他們進攻基列地區的戰役中，敘利亞人摧毀了以色列的大部分軍隊，如同打穀場上的灰塵一樣（王下13:7）。因此，阿摩司譴責敘利亞像用鐵棒打穀一樣打基列（摩1:3）。他預言敘利亞將被摧毀，其人民將被驅逐到吉珥，阿摩司認為那是他們的起源地（9:7）。這個預言的應驗，見王下16:9）。

阿摩司接著轉向迦薩，這是巴勒斯坦西南部的一個非利士城市。迦薩可能代表整個非利士人，因為他們的五個主要城市中還提到了另外三個（1:8）。第五座迦特已被哈薛征服（王下12:17）。阿摩司譴責非利士人，因為他們必定對以色列進行了一次邊境襲擊，許多人被擄去為奴（1:6）。

接下來提到腓尼基的泰爾城（Tyre）。泰爾位於地中海沿岸，以色列的北部和大馬士革的西南部。泰爾的毀滅，如同非利士城市的毀滅，被預言為征服以色列人並使其成為奴隸的懲罰。

接下來是以東，在死海南部。以東長期騷擾以色列人，在舊約中多次負面提及。以東被說成對他的兄弟以色列毫無憐憫（1:11）。

亞捫，就在以色列的東南方，也受到了審判。那起特別暴力的事件（1:13）顯然發生在他們多次嘗試向北推進到以色列人基列地區的過程中。

摩押是最後一個被譴責的周邊國家，這可能是指一個眾所周知的亵瀆死者事件（2:1–3）。

針對以色列和猶大的神諭（2:4–16）

雖然猶大和以色列當時處於和平狀態，但在統一王國解體後，他們的敵意仍然持續。阿摩司指責猶大拒絕「耶和華的律法」，並預言耶路撒冷將被焚燒。

針對以色列的預言比其他國家的更長。阿摩司仔細指出以色列罪的社會性，強調以色列並不比周圍的國家好。以色列應受同樣的懲罰。正如一些國家犯了將人販賣為奴的罪，以色列正在販賣那些無法償還債務的窮人（2:6）。在摩西律法下，將作為貸款擔保的衣物放過夜是違法的，因為這可能是債務人唯一的保暖來源（出22:26–27）。以色列的富人穿著從窮人那裡「偷來」的衣服參加宗教節日（2:8）。

阿摩司提醒以色列，神為他們所做的一切好事（2:9–11）。但因為以色列選擇繼續悖逆，這個國家將無法逃避即將來臨的審判（2:12–16）。

對以色列的譴責和警告（3:1–6:14）

阿摩司以因果關係的教訓來證實他的先知權威（3:1–8）。獅子有獵物時會吼叫，人們聽到作為警報的號角響起時會害怕。如果災難降臨到一個城市，則是神所允許的。神向祂的先知揭示祂的秘密，已經宣告以色列的災禍，阿摩司必須宣告這一點。

在一個戲劇性的聲明中，阿摩司呼籲埃及和亞述，這些壓迫和殘酷的中心，來見證以色列的罪行，彷彿連他們也會對所見感到驚訝（3:9–10）。只有一小部分的餘民會從所面臨的懲罰中倖存下來（3:11–12）。審判將臨到一些物件上來象征以色列在宗教上的悖逆（3:14），同時審判也臨到那些引導以色列遠離主的財富象徵（3:15）。

阿摩司用強烈的語言譴責以剝削窮人為代價而來的奢華和懶惰的生活（4:1–3）。富有的女人因為對奢侈品的愛好驅使她們的丈夫更加壓榨窮人，被稱為「巴珊母牛」，有一天會像牲畜一樣被對待。然後阿摩司嘲笑那些在伯特利敬拜的人，因為他們以錯誤的靈進行獻祭（4:4–5）。

在第四章的其餘部分，阿摩司回顧了以色列歷史上的事件，這些事件旨在召喚人民回到神身邊：饑荒、乾旱、瘟疫、一些城市的毀滅。然而他們仍不悔改。「準備迎見你的神！」先知警告道，隨後他以一首讚美神大能的詩歌來接續這個警告（4:6–13）。

第五章以一首葬禮哀歌的形式開始，彷彿以色列已經如同死了一般（5:1–2）。沒有人幫助以色列，當災難來臨時，他們自己的軍隊將會被摧毀（5:3）。當然，神會幫助我們：「尋求我，就必存活」（5:4–6）。救援的可能性，即「生命」，與之前所描繪的國家的「死亡」形成鮮明對比。偶像，和往常一樣，是虛假的希望（5:5）。尋求主的呼召再次伴隨著一首讚美祂能力的詩歌（5:8–9）。

儘管給以色列帶來了希望，阿摩司仍然不得不呈現他所看到的陰暗景象（5:10–13）。司法系統腐敗；稅收和高利貸壓榨窮人。如果人們「惡惡好善」（5:15），那些不公正的行為可以被糾正，但審判已經在路上了（5:16–17）。

人們充滿了虛偽地聲稱期待主的日子。阿摩司說那一天將是他們罪的審判之日。與其空談奉獻和讚美，神希望公義如水滾滾而下，正義如江河滔滔不絕（[5:18-24](#)）。他們悖逆的靈可以追溯自出埃及時，當時神的子民被異教的神吸引。萬軍之耶和華將把那些假神和仰望它們的人一起擄去（[5:25-27](#)）。

以色列領袖的自滿顯然已經蔓延到猶大，因為耶路撒冷和撒馬利亞都收到了嚴厲的話語（[6:1](#)）。阿摩司告訴那些奢華享樂的人看看那三個已遭審判的鄰國：甲尼、哈馬、迦特。既然以色列沒有逃脫，難道他們原先以為逃脫的了？當審判日來臨時，那些「頭等（first class）」的富人將是頭一批被審判的（[6:2-7](#)）。毀滅後將留下少數倖存者，但他們會知道懲罰來自神（[6:8-11](#)）。以色列自欺欺人，竟然還自以為傲，真是愚蠢至極（[6:12-14](#)）。

先知的異象（[7:1-9:10](#)）

阿摩司描述了神給他的三個異象，戲劇性地傳達了神的啟示。

以色列的毀滅（[7:1-9](#)）

第一個異象分為三部分。在第一個異象中，阿摩司描繪了蝗蟲的災害，他的代禱使神改變心意並撤回災害（[7:1-3](#)）。然後他看到了一場吞噬一切的大火，他的祈禱再次的避免了一場災難（[7:4-6](#)）。在第三部分的異象中，阿摩司看見主站在牆旁，手持準繩，表示主對祂的子民有一要達到的標準，這是前兩個圖像中所缺少的元素。這次，由於人們未能達到標準，災難無法避免（[7:7-9](#)）。

歷史插曲（[7:10-17](#)）

此時，阿摩司遇到了伯特利的祭司亞瑪謝，因為他說準繩的異象意味著以色列偶像祭壇和聖殿以及耶羅波安家的毀滅。亞瑪謝派人告訴耶羅波安阿摩司是叛徒，並告訴阿摩司回猶大去。阿摩司否認與職業先知有任何關係，然後在另一個對以色列災難的預言中特別提到亞瑪謝的家族。

成熟的果實（[8:1-14](#)）

在第二個異象中，阿摩司看到一籃成熟（或夏季）的果實。希伯來文中，夏季水果這詞幾乎與「結束」一詞相同，因此這個雙關語傳達了這個國

家「成熟到該受懲罰」的意思。他們的成熟實際上是道德上的腐爛。貪婪的商人迫不及待地等待宗教節日結束，好繼續用假秤欺騙窮人、賣劣質商品、並對債務人取消贖回權。當被擄來臨時，他們的慶典將變成葬禮。將有饑荒，不僅是缺乏餅和水，還缺乏主的話語，這將使得即使是最強壯的年輕人也將倒在地上。

聖殿的毀滅（[9:1-10](#)）

第三個異象是主在伯特利毀壞聖所，當時那裡擠滿了從事空洞崇拜的人。他們希望找到安全的地方卻是他們發現毀滅的地方。那些不在裡面的人也會被毀滅，無論他們試圖逃到哪裡。他們無法在陰間、迦密山的高處或海洋深處躲避神（[9:1-4](#)）。另一首讚美神大能的詩歌緊隨在異象之後（[9:5-6](#)）。

阿摩司書中的最後譴責之詞見於九章7至10節，它們是有盼望信息的前奏。阿摩司表示以色列在神眼中並不比其他任何國家更好。祂不是帶以色列人出埃及嗎？是的，但祂也帶非利士人出迦斐託，帶亞蘭人出吉珥。出埃及的宗教意義因以色列的罪而失去，所以除了忠實的餘民外，所有人都將失落。

餘民的概念在公元前八世紀的先知講道中非常重要（參賽6:12-13；彌6:7-9；利26:44-45）。在阿摩司的預言中，以色列將被其他國家像篩子篩穀一樣篩選；不敬虔的「糠秕」將被散佈到世界各地，但真正的「穀物」將被保存。

以色列的盼望（[9:11-15](#)）

盼望的表達在書卷的最後一部分通過一系列驚人而美麗的隱喻得到擴展。

大衛城的復興（[9:11-12](#)）

第一個隱喻是大衛的城市（字面意思是「房子」），一個落於破敗的房子。君主制因內部腐敗和外部威脅而崩潰，如今被設想為恢復昔日的榮耀。此外，大衛王國的擴展將包括所有屬於主的國家。

在新約中，這段經文被雅各引用來支持將外邦人納入應許中（[徒15:16-18](#)）。使徒行傳中的措辭與阿摩司書略有不同，因為它是基於早期的舊約希臘文翻譯（稱為七十士譯本）。那些被稱為神的名或屬神的人不僅包括像國家這樣的地理實體

，還包含在任何國家中與神有密切關係的個人。雅各看到阿摩司預言外邦人將被納入神的國度，這個國度遠比早期的君主制更偉大。這個預言在基督教會中已部分應驗。

以色列復興的命運（[9:13–15](#)）

一系列牧羊的隱喻結束了阿摩司書。他們描繪了即將來臨國度中的豐盛祝福。以色列的命運將得到恢復，遠超過阿摩司所述那個世紀中的慘淡事件。神學家對於這個預言的應用有不同的理解。如果指的是當前基督教會的時代，它描繪了教會現在作為「屬靈以色列」的祝福。如果指的是未來，即基督千禧年的統治，它描繪了那時地球上將會發生的事情。

聖經中其他地方也有提到地球更生的概念（[羅8:20–22](#)）。彌迦使用的語言有點類似阿摩司來描述似乎是耶路撒冷這座實際城市的復興（[彌3:12–4:4](#)）。這裡經文最好的解釋是將阿摩司書預言的結局應用於基督最終回歸時的復興。無論正確的應用是什麼，餘民必須包括耶穌基督的跟隨者，並且這些祝福是給所有屬於神國的人。

意義

阿摩司在其預言中的主要目的是譴責以色列對約的違背。雖然給亞伯拉罕的應許之約（[創22:15–18](#)）並在整個舊約中重申，阿摩司書中並未明確提及，但在整本書的信息中是隱含的。阿摩司堅持聖約的屬靈本質，並強調其祝福是通過順服來傳達的。

環顧四周，阿摩司看到的不僅是不順服，還有虛偽。其有關倫理教導的一個基本面是堅持認為僅僅有外在遵守宗教儀式的行為，而沒有內心對神旨意（如律法中所表達的）的回應，這是錯誤的。律法包含許多旨在激發對神和同胞之愛的命令（[出23:1–13](#)）。在阿摩司的時代，那些法律的社會義務層面被富人故意違背，然而他們仍然堅持表面的宗教儀式。阿摩司看見了他們心中的想法並加以譴責。對他來說，若不以對神負責的正確精神來履行宗教義務，此舉實際上可能會成為罪（[4:4](#)）。宗教可能會淪落為詛咒、嘲弄聖潔神旨意的地步。

阿摩司看到以色列的不服從和虛偽最終導致國家災難。因此，他的預言對國家起到了即將來臨災禍警告的作用。他看到除了以色列和猶大以外的其他國家也因為虐待他人而被神追究責任（[1:3–](#)

[2:3](#)）。在歷史中，神嚴懲他們的社會罪行。阿摩司因此看到了律法的一個方面延伸到以色列和猶大以外的其他國家。他們在普遍道德的規範下對神負責，並因其反人類的罪行而受到審判。

阿摩司時代的人們認為主的日子是他們國家的平反時刻，但阿摩司認為這是所有罪人的受懲時刻。這樣的懲罰不排除以色列國。

然而，譴責並不是阿摩司先知活動的唯一目的。他宣告了以色列在大衛王朝重建下有盼望的未來，顯然是在彌賽亞的統治下，那將是一個以和平為特徵的時代（[9:8–15](#)）。大衛王國與彌賽亞王國的關係可以追溯到給大衛的應許（[撒下7:8–16](#)）。正如其他國家的人通過律法要求和審判的延伸參與了應許的祝福，那些屬於神的其他國家的人也會參與應許的祝福（[9:12](#)）。

在阿摩司書中，對神的概念最鮮明的是神的主權和神的公義。祂掌管世上所有的國家，以圍繞以色列的國家為代表，並將他們帶到審判中（[1:3–2:3](#)）。祂也掌管自然，正如我們所認知的祂對全宇宙掌控（[4:13、5:8、9:13–14](#)）。祂的公義要求祂不能允許祂的律法繼續被違反而不進行懲罰。但祂的公義也是以色列信徒餘民的希望保證。這也約束祂履行保護以色列作為一個國家的承諾（[利26:44–45](#)）。

阿摩司提出了避免在世界事件的地平線上出現國家災難的可能性。然而，從他對當時社會狀況和人們心腸冷酷的陰鬱描述來看，他似乎沒有預見到任何逃脫的可能。

他的訊息以大膽的隱喻和生動的圖像呈現，令人印象深刻。那個信息仍然相關，因為許多在先知時代凸顯的人類罪惡在現代社會和個人生活中仍然普遍存在。對人類的虐待在公元21世紀和公元前8世紀是一樣普遍。

今天的阿摩司書讀者應留意先知對罪惡後果的堅持；對特權總是伴隨責任的強調；對神信實的呈現；以及透過教會部分表達的盼望信息。

如果這本書的前景看起來陰沉，應該記住先知面對的是一幅陰沉的畫面。他正在看著一個國家因為對神的不忠而崩潰。但在以色列面臨的黯淡前景之外，阿摩司看到了新國度的出現。這是一個和平的國度，在這裡神的子民將實現神的應許。見預言，先知、女先知，以色列、歷史。